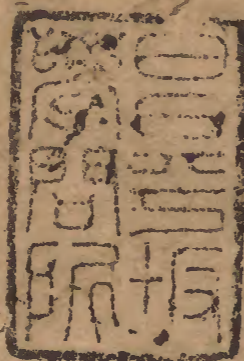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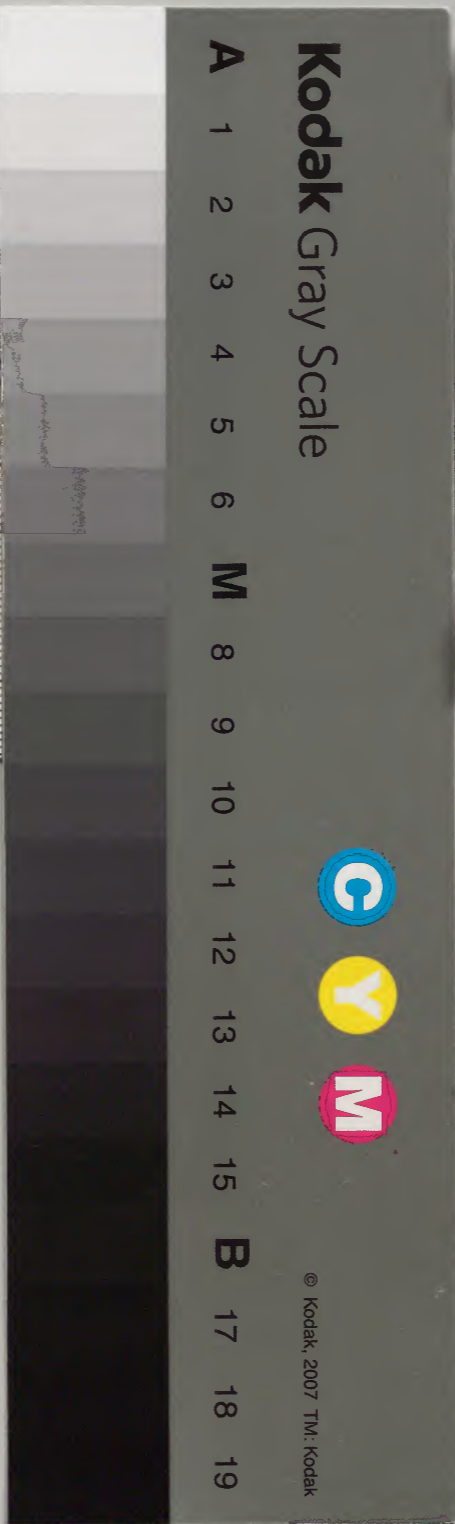
求巴齋說書



漢書門			
八	五	三	九
六	五	九	類
六	冊	函	號

庫文閣内			
八	五	三	九
六	冊	函	號
六	冊	函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39
冊數	6 (6)
函號	27710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求已齋說書孟子總論

義興李竑毅侯甫著

性善二字七篇之宗要也。性不可言。可言者情也。因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發而知涵於性者。有仁義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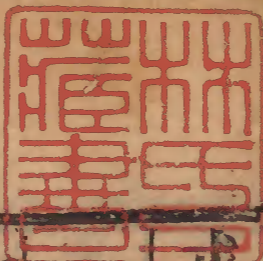
智天道存焉。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

善也。然非於氣之外。別有性也。人得天地之氣以成

形。便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性即在那氣中。氣原是極

妙底。如仁義禮智天道。是聖賢立出名目。在人身中

發揮性
在氣中
十分透
快



原無形影可見。人身中可憑據者。外則有耳目口鼻。四肢內則有心官而已。心者血氣之屬也。其發露為情。效用為才。而仁義禮智天道流行於其中。耳目口鼻四肢之間無之。非是是。所謂氣之外無性也。故曰形色天性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之謂也。庶民去之。則此氣便與天地不相接。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聖賢看他直是斷氣的人了。故曰是禽獸也。人見其禽獸也。竟將他作禽獸看。不但相去不遠而已。聖人之於天道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所謂君子存之。獨完天地之生氣者也。爭此幾希之異於禽獸者。也。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只是人禽生死關頭了。了明徹不差錯而已。故孟子一生功夫全在存心養性上。而自言其長。則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之謂也。養浩然之氣。全在存心養性上。得力直是仁義禮智克積於中。無一毫虧欠。此氣方得浩然。單言集義者。義乃生直之體。故言義而其他可該。非舉

存定存
心養性

言集義者。義乃生直之體。故言義而其他可該。非舉

此○以○遺○彼○也○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
此○而○已○矣○此○集○義○之○說○也○存○心○養○性○功○夫○全○在○學○問○
上○學○問○所○以○求○放○心○放○正○對○存○字○看○程○子○曰○聖○賢○千○
言○萬○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
此○語○最○了○當○大○學○之○格○物○所○以○致○知○中○庸○之○博○學○五○
條○所○以○明○善○論○語○之○好○學○博○文○歸○於○約○禮○無○非○求○復○
此○心○之○天○理○而○已○孟○子○學○問○求○放○心○此○是○繼○千○古○絕○
學○處○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學○問○之○道○也○

又○是○四○書○總○論

歸結知

從○此○深○造○自○得○仁○義○禮○智○天○道○無○毫○髮○之○虧○心○體○無○
毫○髮○之○不○盡○克○實○而○大○夫○而○化○之○則○知○天○境○界○也○知○
天○直○是○道○理○爛○熟○心○性○中○所○具○之○理○活○潑○靈○露○息○息○
從○良○知○上○滾○出○來○不○須○我○去○接○着○他○直○是○他○來○湊○着○
我○所○為○取○之○左○右○逢○其○源○方○足○以○言○之○也○看○來○存○心○
二○字○是○孟○子○學○問○得○力○處○知○天○二○字○是○孟○子○學○問○究○
竟○處○夫○子○五○十○而○知○天○命○便○出○神○人○化○孟○子○之○學○其○
亦○庶○幾○乎○此○程○子○所○謂○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

到聖處是也。性與天道必言仁義禮智始見其全。而孟子六槩言仁義者舉其要也。見孺子而怵惕當噉蹴而不受此快論也。仁義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乃良心真切之地。發用最先者也。又有時獨言仁者仁理最大不嗜殺人尤切於當世也。總之所以推明性善見人人可以爲堯舜也。堯舜性之也。稱堯舜稱其宗也。湯武反之。是堯舜骨血五伯假之。非堯舜骨血矣。所以黜霸而尊王也。揚揚墨之道使天下無君無父率獸食人。告子性無善無不善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孟子所以好辨也。總維此幾希之異於禽獸者也。人至悖亡其良心則禽獸矣。而日夜所息平旦之氣猶然有相近之幾希。此天地生生不死之幾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能於此求良心之端而善養之亦未有不至於浩然者。此孟子有功世道先儒以爲功不在禹下者也。浩然之氣便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此子厚西銘程子謂與性

善養氣之論同功也

然○有○昧○之○幾○希○此○天○此○主○主○不○此○之○幾○也○昔○野
人○至○部○寸○其○良○心○俱○會○獨○矣○而○日○夜○視○息○平○旦○之○寐
幾○孟○子○視○以○狡○辨○也○幾○也○幾○希○之○異○也○禽○趨○皆○也
率○趨○食○人○皆○于○卦○無○善○無○不○善○率○天○下○之○人○而○歸○于
求○已○齋○說○書○孟○子

義興李竑毅侯甫著

孟子見梁惠王一章

帝○王○降○而○伯○功○見○利○者○亂○之○始○也○孟○子○去○利○而○言○仁
義○此○是○大○機○括○仁○者○人○也○父○子○有○親○者○仁○也○君○臣○有
義○者○亦○仁○也○孟○子○却○將○仁○義○並○言○仁○義○之○治○當○由○為
君○者○推○行○良○心○以○保○四○海○不○求○之○興○兵○措○怨○使○為○人
臣○者○懷○以○事○君○為○人○子○者○懷○以○事○父○則○所○謂○不○遺○親

不後君是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故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然興兵構怨之非仁義也。中於世道者，也爲我兼愛之非仁義也。中於學術者，也不問中於世道與中於學術，而皆使天下無父無君，則紛爭弑奪之禍，未有不由此者。故孟子言仁義於齊梁之間，欲其行也。辨仁義於楊墨之外，欲其明也。仁義之道，明且行焉，天下始免於率獸食人之慘，而各得君臣父子之常矣。韓子曰：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

齊桓晉文之事一章

伯術論事。王道根心。惡乎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卽其事也。心一向埋沒於興兵構怨之中，所以被他攔截，不得到老老幼幼上去。然雖一向埋沒而自有不埋沒者，如王見一牛而不忍，是此心發見之巧處也。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是此心根莖之妙處也。然曰：是誠何心哉？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則王之心巧露於術，王亦爲術所用，而杳乎不自知也。以

是心老老幼幼。運天下於掌。不過舉此加彼之間。而亦杳乎不自知也。此猶負米而饑。載泉而渴。有可王之心。而不王。甚可惜也。且毋論不王也。伯必有大國。而海內之地。千里者九。以宕所爲。卽欲爲齊桓晉文。豈可得哉。孟子於時。欲開之悟。如幾微之火。藏於寒灰之中。而吹之。使燄。所以費許多推敲。步步設難。必使爽然自失。而後告以王政之詳也。此則老老幼幼。而天下可運掌者也。王何憂不王哉。五兵不動。而諸侯從拱手揖讓。而重賂至矣。

莊暴見孟子一章

好世俗之樂。本是好戲翫。孟子反叫他好得甚。似極可駭。究竟獨樂不若與人之甚。與少不若與衆之甚。與百姓同樂。便可致王。此處點鐵成金。何等手段。

文王之囿一章

文王以百里綠。何有七十里之囿。若在腐人。又不敢說於傳有之矣。孟夫子妙處。令人絕倒。

交鄰國有道一章

大。勇。志。在。安。民。原。非。一。劍。之。怒。從。容。含。忍。智。事。大。而。仁。恤。小。自。是。大。勇。規。模。蓋。惟。平。時。能。樂。天。者。其。所。謂。一。怒。正。其。樂。天。處。也。雨。露。之。所。不。能。潤。而。假。風。雷。以。擊。之。也。惟。平。時。能。畏。天。者。其。所。謂。一。怒。正。其。畏。天。處。也。奉。將。明。威。不。敢。不。正。所。謂。上。帝。臨。汝。無。二。爾。心。也。此。處。作。用。皆。從。繼。善。中。流。出。如。伐。密。伐。紂。好。惡。之。正。者。情。也。發。揚。此。好。惡。者。才。也。這。便。是。浩。然。之。氣。塞。乎。天。地。至。仁。至。義。作。用。處。孟。子。生。平。學。力。受。用。具。見。乎。此。

見孟子於雪宮一章

景公以下引先齊之事以動王也。晏子告景公全重省耕省斂二句。省耕省斂所以爲民也。今也不然以其虐民也。省耕省斂不在巡狩述職內。本巡狩述職而言者。因遊觀之事故。先言此。一朝一巡。先王爲民之大者。而又春秋省耕省斂。則補助之政也。無非事

言書
先四
者事亦爲民之事。不可以事與民平對。通章重爲民。上方與民同樂。意相應。與發補不足。正是景公納諫處。徵招角招。太師蓋用舊樂。而飾以新聲也。晏子以先王望其君。故曰好君。人皆謂我一章。

王見孟子說到鰥寡孤獨。惻然可傷處。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故曰善哉言乎。正是足用爲善底根子。

所謂故國一章

進賢如不得已之故。全在爲民父母上看。國依於民。民依於賢。賢係於始。進故從故國說起。而以爲民父母結之。要發然後可以四字吃緊。天耳赫太王發刻。爲巨室一章。大州。故。子。當。以。不。分。只。爲巨室三字。正與治國家三字相照。兩節不對。齊人伐燕二章。孟子之意重在勿取上王所以慚於孟子也。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正所謂以燕伐燕者
齊人將築薛一章

為善指修德行仁等事。孟子勸文公全在此二字上。非欲其遷國也。大抵君子當患難時更着忙不得。只得盡眼前合當做事體以聽之於天耳。據太王遷岐之後。子孫遂成王業。則似岐為善地。太王擇而取之。而實非也。彼一時事勢危迫。不得不出於此耳。而豈能計其他乎。着不得已也。四字明說遷國是無可奈何之計。而滕難踵其轍也。蓋滕所可為者如太王之為善而已矣。凡為善而子孫必王。是論其理。若君子則但為可繼而不能必成功於天。君既無如彼何。則但當勉強為善而已。有太王之岐則遷可也。無太王之岐則效死勿去可也。故曰君請擇於斯二者。
夫子加齊一章
四十不動心。即孔子四十而不惑也。通章自明其學術之正。故以告子對說。猶言曾子處以黜舍對說也。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則知言。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而孟子則善養浩然之氣。告子在襲取上做工夫。孟子在存心養性上做工夫。其養氣言集義。則所謂知言者。亦惟能精義而已矣。一生得力。只關得告子義外兩字耳。告子之局。與黜舍同。孟子之學。與曾子同。此淵源得於孔子。而願學之懷。殷然有在也。他日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彷彿孔子知天命之境界矣。千古絕學。非孟氏誰

與歸。

知言。卽知者之不惑。養氣。卽勇者之不懼。孟子所以不動心也。故註下恐懼疑惑四字。

過孟賁遠。擬非其倫矣。所以提出告子相形。

黜舍優劣。不足深辨。究竟無懼。亦歸於必勝。神明中實無真倚靠。在曾子兩自反。便與黜舍圈子不同。正所謂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故曰大勇。故曰尤得其要。此處口氣。見得如曾子方爲不動心之道。而若黜

舍輩殊不難耳。說曾子正說自家。說黜舍正說告子。隱隱照出乃佳。問此處顛言養勇與養氣相關。遺却知言意何也。曰知言養氣是一串。不對待者。蓋必明乎道義而後能配乎道義。則知言自在養氣之先也。告子一種學問也。非漫然無見者。彼堅執義外兩字。謂與心無關。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實見得不須求也。言不受衡於心。而氣不聽命於心。總是遺却心字。不去理會。爲義外兩字所誤耳。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受病尚不在氣。故曰猶之可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告子受病深中之處。一生爲其所誤者。連勿求於氣。都從此處受病。其不可也必矣。故着勿求於心。不可一語斷定。然後再及其勿求於氣之非也。蓋志氣原非兩項。不可相離。持志固所以養氣。而無暴其氣。亦還以持志。且如絕大聖賢。只在本體上做功夫。平時自反而慊。已不待言。到得臨時。却還有一種細心。惟恐一毫粗暴。仍不免涉於

論語 卷四 三
客氣者。正是他極精微極涵養處。還因無暴氣。以爲持志也。故下文遂說志一動氣。氣一動志。而引蹶趨爲喻。志動氣。是該動底。氣動志。是不該動底。惟志一動氣。故志當持。惟氣一亦能動志。故又當無暴氣。以還持其志。然則求於氣者。亦所以求於心。而告子勿求於氣。則愈不能求於心也。所以不可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也。此處一段口氣。似側滾氣上。而實挽重志上。味反動其心。便可見。要知聖賢。于了萬當其功。夫只在持志上。無暴其氣。亦所以持志也。告子不得於心。其受病。只在不能持志上。而惟暴其氣。則愈不能持志也。夫志以下。雖破其勿求於氣之非。而亦還破其勿求於心之非也。要之。告子之暴氣不足深責。而勿求於心。所以爲暴氣之源。故勿求於氣之不可。總未若勿求於心。不可之甚也。孟子知言。則天下之理。了然於吾心矣。善養浩然之氣。則天下之理。沛然於吾心矣。所以自然不動。而非冥悍若告子比也。○

告子不得於心。分明動有違理。心上覺不安穩。卽後不慊於心。是也。却一震悍不顧。不肯在氣上。多方檢攝。以求此心之安。所謂暴其氣也。○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則不須兩頭管。攝何以旣持了。志又要無暴其氣。此丑之所以疑也。○氣一動志。蹶趨其易見者耳。如君子義以爲質。而不能禮行。孫出其初。雖自反而縮。理直氣壯。而氣質用事。不免行得過當。後來自反。反覺有不自慊處。所謂反動其心也。

善養浩然之氣。是孟子躬論擴前聖所未發者。天地之氣。靜專動直。而人得之以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爲獨靈於萬物。所謂形色天性。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則浩然之謂也。非浩然於氣。而浩然於義也。孟子言四端。言仁義禮知天道。而此獨言義者。義乃天地間直遂之體。故舉以言浩然之氣。蓋直揭性情才之總。而盡該仁智禮之全者。非偏也。集義維何。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這全是。

心○性○上○功○夫○着○一○集○字○委○析○周○變○窮○微○極○渺○直○舉○一○
生○以○付○之○須○是○今○日○行○一○事○也○在○心○性○上○研○討○明○日○
行○一○事○也○在○心○性○上○研○討○大○自○千○駟○萬○鐘○小○至○爾○汝○
一○介○以○至○克○類○之○盡○凡○可○言○不○言○不○可○言○而○言○與○夫○
內○交○要○譽○惡○其○聲○念○頭○種○種○剖○析○又○又○克○實○而○大○仁○
義○禮○智○天○道○克○積○於○中○心○體○無○毫○髮○之○不○盡○而○所○為○
至○大○至○剛○塞○乎○天○地○者○始○見○蓋○直○與○天○地○為○一○體○也○
告○子○外○義○全○少○却○心○性○功○夫○則○其○所○為○氣○直○客○氣○而○
已○矣○實○則○乾○坤○靜○專○動○直○之○氣○斬○絕○已○久○烏○睹○所○為○
浩○然○哉○

難○言○者○何○言○其○得○力○微○妙○口○裏○形○容○不○出○也○此○三○字○
極○有○味○下○文○正○所○謂○難○言○者○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二○
句○提○起○以○直○養○二○句○正○形○容○剛○大○意○直○是○人○之○生○也○
直○直○字○直○是○剛○大○底○根○子○剛○大○是○直○的○精○神○直○養○便○
無○害○無○二○層○此○句○作○現○成○看○塞○乎○天○地○之○間○六○字○形○
容○浩○然○之○氣○絕○好○此○等○議○論○真○千○古○所○未○發○其○為○氣○

也。配義與道。承上直養來。氣卽道義。分拆不開。故着
一配字。非兩者合而爲一也。配義與道。氣之說。精矣。
齋此一句。又從剛大塞天地中。指出是氣呼吸靈通。
根極心性者。來總是形容所謂浩然者。如此無是餒
也。只作反語看。餒字正對上塞天地塞字。此處只就
氣說。下文方說是氣如此。則生如此。則餒。提出集字。
襲字兩相剖別。方就用功夫處說。是非二字相對極
緊。着行有不得於心。則餒矣。一句見已之所爲。集義
以生氣者。惟慊心故也。此處將善養之故。一盤托出。
接口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全是照
出自家意思。是一着緊。一着話前所謂難言者。到此
直一口說破矣。集義是養氣丹頭。有事是集義火法。
有事勿正。卽先事後得之意。正最害事。正則必忘。忘
則必助。是一個病痛。而助又是病痛。到頭處。如告子
平日不知集義。是忘。到臨時義襲暴氣。却又是助。非
兩人也。氣根心而生。正與苗之有根而秀實者相似。

故引宋人爲喻。告子與宋人是一個圈子。惟不知芸苗所以至於掘苗。惟不知養氣所以至於害氣。害正與養字相反。

孟子時邪說橫行。陷溺起於人心。而流禍及於世道。能使天下無父無君。相率爲禽獸。故知言爲難。知言全是自家學問得力處。程說最精。聖人復起二句。言雖有聖人。其知言不過如此。着此以深見其知言之意。

皆古聖人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辭甚婉。故復有若。是班乎之問。皆古聖人。故言其同。未有孔子。故言其異。孔子異處。真是難說。故引三子之言。令人大着眼。自思得之。問孟子學孔子如何。曰。只是學問存養。至於知天而已。聖賢功夫。總在心性上得力也。只由知言養氣精進去。但至於大而能化。則聖人也。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以力假仁一章

以德行仁。所謂誠也。故民亦誠服之。無思不服。正所謂誠服也。詩蓋武王之詩。

仁則榮一章

分開榮辱兩大門路。然後進以強仁之事。與賢能共明政刑。則必無橫政。無濫刑。故曰仁也。章中吃緊全在乘時自強上。自己求之。要切未雨閒暇說。

人皆有不忍一章

通章重能克上。要人與先王一般。而不可不克之意。全從皆有上發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爲一章之主。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一斯字。最直截。心卽是政。政卽是心。原不曾於皆有之心之上。加得些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看此三句。見得不忍之心。靈妙活潑。至於如此。言外便見得。凡具是心者。皆與先王分量一般。此處大有丰神。正與下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二句相照。勿草草過。今人自謂不能。則是失其所皆有。

者無異於戕賊之矣。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故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傷殘良心。與傷殘四肢一般。故着一賊字。意極痛快。爲當時諸侯言。故弁及其臣也。知皆擴而克之矣。一矣字。文情注下。最可味。此三句形容皆有之心。在人甚妙。始燃始達。勢有不盡。燃盡達不止者。苟能克之。只是提醒。良知此心。周流活潑。隨處發現。便仁可以育。義可以正。禮足以敬。智足以別。四海雖大。以此心保之。而無不足。所謂人皆有之。其量如此。人莫親於父母。莫遠於四海。故語皆有之量。至於足以保四海。語自賊之。甚極於不足以事父母。父母生身之始。不忍之心。之所自來。人至於不足以事父母。可謂人乎。無如其自賊何矣。然則擴而克之。其容已耶。天地之大德曰生。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註解精透。此心變化不測。不止惻隱一端。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有則俱有。皆

以正。禮足以敬。智足以別。四海雖大。以此心保之。而無不足。所謂人皆有之。其量如此。人莫親於父母。莫遠於四海。故語皆有之量。至於足以保四海。語自賊之。甚極於不足以事父母。父母生身之始。不忍之心。之所自來。人至於不足以事父母。可謂人乎。無如其自賊何矣。然則擴而克之。其容已耶。天地之大德曰生。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註解精透。此心變化不測。不止惻隱一端。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有則俱有。皆

此心不死之生機也。孟子爲當時諸侯言。每每獨重仁上。此章乃發其全。

矢人豈不仁一章

矢人非不仁於函人。卽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卽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而今人自謂不能自賊者也。故術不可不慎也。孟子爲人擇術。全重莫如爲仁四字。必說至耻爲人役而後進以仁者。因其愧而悟之也。仁者如射。射者反求諸己。破當時忿爭之習。而責以及己自修也。與愛人不親。及其仁意同。

子路人告之一章

要知由禹均是取善於人底。若說大舜之大。仍舊是取善兩字。便沒分別。蓋由禹雖取人爲善。尚有一己字。在取曰我取之。與亦曰我與之。卽此便是一番阻滯。一番格礙。所謂閉目不窺己。是一重公案也。故舜之爲大。全在與人同上。舍己從人。所謂與人同也。舍

已者忘乎其有已也。舍已從人。亦不知所從者之爲人也。但見其懽忻鼓舞。把作天地間公共事做。樂取於人以爲善而已。着一樂字。便是知有善。不知有取。是以計舜之一生。不但謂之取。直謂之無非取焉耳。單說取於人。便有取可說。曰無非取於人。便無取可說矣。此處渾融無跡。我以是取諸人。而不知人以是還取諸我。而亦不知。則是我懽忻鼓舞而取之人。便是我懽忻鼓舞而與之人矣。此正可想見與人同氣。

象故曰。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天時不如地利一章

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道者多助。卽所謂與聚勿施。行仁政而王是也。看一多字。當以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節來看。

孟子將朝王一章

看來不爲管仲句重。直說出王伯之佐不同。乃孟子道德自重。以大有爲望君之本意。與非堯舜不陳自

相關切

孟子謂蚍蜉一章

孟子賓師之位。進退可以自裁。故曰綽有餘裕。蓋可

以從容善王。則不去可也。至於道或終窮。則去亦可

也。是以他日致為臣而歸。

孟子致為臣一章

孟子名世之業。將用齊以安天下。所以戀戀一足用

為善之齊王。而豈為萬鐘之養哉。故不可也。

有欲為王一章

孟子宿書。意常在留。但留行自是王事。曰為王留。則

未曾為長者慮矣。單言不及子思。全重無王命上。或

人真欲留賢。合就齊王面前開導。使王心改悟。然後

以王命留之。其始也。如所謂繆公之側者。其既也。如

所謂子思之側者。庶乎孟子可留。

尹士語人一章

尹士之意。說孟子當初來底。不是今日何為去之不

速大意重濡滯一邊千里而見王不明則有之千澤
則未也不遇故去諒亦知王之不可爲湯武矣只三
宿出晝恁何濡滯却是令人難解

孟子去齊居休一章

初入齊便有去志三宿出晝之後又曰予日望之你
看聖賢何等神情

滕文公爲世子一章

性善堯舜之說此孟子七篇之宗要也時至戰國正
所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者言性者言惡不言善言
治者言富強不言仁義言桓文不言湯武况肯言堯
舜乎不知三代以前論性反三代以後論真僞湯武
反之尚是堯舜骨血五伯非堯舜骨血矣千古升降
落至桓文一劫便是沒收煞田地雖欲不至於紛爭
弑奪有不可得者故孟子遊齊梁諸君每言仁義致
王而此與滕世子直言性善言堯舜蓋從原頭處說
起也下章井田學校皆性善中事人若知性之本善

雖欲不爲堯舜有不可得者。

滕文公問爲國一章

通章重行助法上。民事不可緩也一句。爲一章之要。答文公之問。只此一句行助。而制民恒產。正所以不。緩民事者也。恭儉節。統括下一段意。賢君正暗指三代之君。禮下取民有制。正暗指助法。夏后四節。節節要見取民有制。以見助之當行。學校節。正與有恒產。而有恒心相應。宜繳轉助法來。新子之國。答其問。爲國也。

有爲神農一章

治天下不可耕且爲。則大人以勞心爲事也。堯舜之憂是也。極言堯舜之憂民。而結以憂不得。舜憂不得。禹臯陶蓋得人。正以爲天下也。得舜得禹臯而堯舜之仁。覆天下矣。此大人之事也。誠何暇耕。而亦何必耕乎。

公孫衍張儀一章

朱子曰此心廓然與天地同量無一毫私意這便是
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
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
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
道便是由義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自能
如此

外人皆稱一章

天下有君臣父子而後天下治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孟子好辨與孔子作春秋同意使天下不胥為禽獸
而已

陳仲子一章

仲子辟兄離母不義兄祿不義兄室則必弃廢而居
食然後可故曰蚓而後克其操者也雖能如蚓君子
猶弗以為廉而况又不能無居食乎

離婁之明一章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有其心。卽有其政。有其政。乃見有其心。是以行先王之道。則謂之仁。者仁者仁。覆天下。不行先王之道。則謂之不仁。者播惡於衆而已。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由字故。字有分曉。摠以見上之不仁。故至此。上指君。下指臣民。上無禮。本無道。揆說。能以義理揆度事物。則節文度數自有條理。所謂禮也。旣無道揆。則無禮矣。下無學。卽犯義犯刑是也。賊民興。本不學來。此二節說得當時喪亂光景。如畫俱切。中肯綮之言。不行先王之道者爲自賊。非先王之道者爲賊君。責難陳善。是以先王待君。欲其以仁心行仁政也。

規矩方圓之至一章

因上章而言爲君臣者。當法堯舜。全重仁民。上法堯者。法其仁。民法舜者。法其以仁民輔君。一不法堯舜。便爲慢君賊民。而不仁之禍。有不可言者矣。故繼以暴民之說。而欲人以爲殷鑒也。所以事堯。所以治民。

所以字皆指仁言。

愛人不親一章

此為當時治效未臻。徒責望於人者。發仁義禮智為四端。此偶遺其一耳。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者。為人役。故反求諸已者。天下歸之。歸即我親我治我答是也。引詩重自求上。

人有恒言二章

因上反求。而言家國天下之本在身。只重末句。於恒

言之外見出。不得罪巨室。全在此處服得他。倒此正德教所在。故沛然句。正見不難也。全要從所以致慕處發。註解極真。

天下有道一章

此章非取景公之受命。為能順天。全是激發人師文王。以轉無道為有道意。

道在邇而求諸一章

孟子性善仁義之說。主於孝弟。人能入孝出弟。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學。便是絕大聖賢。人君制田里。立學校。推明良心以爲治。使人各安於親親長長。便從古帝王事業。亦不過此。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便是天下。人人親親長長。便是天下平。着一而字。直下甚不費力。此處語意。從上求諸遠求。諸難來。全要反跌得上。意出。居下位而不獲一章。

此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聖賢之

思誠二字即子

兵所謂

孝問之

道也

道不過一誠而已。未有不明而可言誠者。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大學所以先致其知也。至誠未有不動。一動字極妙。亦有以吹拂人良知之竅耳。求也爲季氏宰一章。

前言富之。後言次之。皆以甚善戰者。連諸侯而使之戰。闢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爲戰者。故皆次之。須先把兩項人說得鄭重。然後顯出上刑。恭者不侮人一章。

一恐字正對聲音笑貌說。此孟子獨察其心處。

淳于髡曰一章

髡將禮字引出權字。孟子就權字歸着道字。

事孰爲大一章

養志事理最大。須本守身來。

人不足與適一章

用行政差失。豈是細事。謂不若從本原上做工夫。則人政皆舉之矣。莫不字該人政在內。

仁之實一章

上二條爲主。下三段言智禮樂皆不外此。總以見孝弟之妙。而舍此無仁義之實也。實對華說。乃良心結聚最真切處。人莫真於一本之愛。聖賢卽此便喚做仁。稍長知敬。卽從事親之愛而起。所謂義者宜也。聖賢又卽此喚做義。這點妙處。靈靈炯炯。便是良知。聖賢又從此喚做智。就此情文相生。一團和美。雖欲不節文。不樂以至於生。烏可已。不知手舞足蹈。有不可

得者。聖賢又從此喚做禮。喚做樂。仁義智禮樂。總是聖賢立出名目。以形容孝弟之妙也。孟子此章議論千古未有。可想見他生平得力處。

天下大悅一章

重舜盡事親之道一句。根上節說。其心中負罪引慝。如窮人無所歸。如此誠篤。所以瞽亦底豫。至孝之性通乎神明。光乎四海。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仲尼不爲已甚一章

仲尼至聖也。而不爲已甚。中庸其至矣乎。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爲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以爲之準。此不爲已甚之証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荅陽貨。見南子。爲不爲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

行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弑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奸。此賊仁義之甚者也。

大人者不失一章

只是說赤子之心。靈明廣大。雖極神極聖。無以加此。君子深造二章

天下無不學之。聖賢此二章。乃孟子之自言其學也。學問以求放心。所謂存養事天者。當是深造以道之功。知性知天。則自得而逢原矣。學問是博。只收攝到心性上去。便是隨博而約。博而能約。然後到深造處。乃能自得博而不約。非聖賢之學也。雖深造亦不能自得矣。自得猶夫子所云默識。是擬議不到處。不至知天。不足以言之也。朱子曰。深造對淺迫言。道正深造之功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能以道而爲之不已。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自得便居安資深。取之無窮。用之不

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地出來。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四方八面。都來。如爲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爲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反說約。是隨博。隨約。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個約。今人有博而不約者。只是他合下博來。便不是了。他都不窮究道理如何。只搜求隱僻。掇拾見聞。以爲博。如何會約。後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

以善服人一章

服人者。惟恐人之入於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此王伯心術之異也。前章猶云。以德服人。此却以養字代服字。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服天下。正是王處。末二句。言致王者。必使人心服而後可。正見當以善養人也。

人之所以異於一章

先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一句。然後叙以下。

帝王師相之事是孟子立言處七篇中緊要也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便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耳目口體之中仁義禮智天道存焉所謂異於禽獸者幾希也此人道危微之辨自堯舜便已揭出為萬世心學之傳者也庶民去之是怪他不得底若盡能勿去要堯舜禹湯這干人何用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夫惟有庶民之去故不可無君子之存夫惟有君子之存并可使庶民之不去此舜禹諸人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也明察由仁義行即惟精惟一四字明察是幾希之惘然處由仁義行幾希之廓然處也

禹惡旨酒一章

朱子曰泄邇忘遠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意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

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按四事當指四人所行之事。泛言若以上四條爲四事則不應有不合者。王者之迹熄一章。惇庸命討王法也。見於政教以號令天下則爲述。述於歌詠以風化天下則爲詩。寓於褒貶以勸懲天下則爲春秋之義。春秋天子之事也。所以使王者之迹既熄而復章也。

新安陳氏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儕爲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既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

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君子之澤一章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春秋時。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天下之胥而禽獸也。於是作春秋。以懼亂賊。戰國時。處士橫議。爲我者無君。兼愛者無父。孟子懼天下之胥而禽獸也。於是息邪距詖。使楊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此私淑之大要也。以仲尼之澤。雖萬世不斬可矣。然設也。楊墨橫行。異端蠡起。而孟子或生於其後。雖欲聞聖人之道。何從而知之。故猶自幸生五世之內。得以私淑諸人。推明性善仁義之說。維持君臣父子之倫。使天下不歸楊墨。不爲禽獸。而知有仲尼之道。是則幸也。這全是自任口氣。言外要見得有功於仲尼意。

可以取一章

自取與細微以及生死之大。莫不有至當之理存焉。蓋欲精義者。析之於毫芒也。疊兩可以字。不是兩可之說。當重下句看。註畧見深察。下字精審。若作兩可看。則取者爲傷廉。固矣。與爲傷惠。死爲傷勇。豈其然乎。

天下之言性一章

獨主智而言者。智所謂良知也。言性便言故。言故便言利。此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爲之曰鑿。鑿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也。蓋以私智爲智。而非良知之本然也。人若率其性之本然。只依良知做去。便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不易之理。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以物付物。以無事行事。斯爲大智。而非小智矣。故字是千歲以前之日至。千歲兩句。屬未來說。舊作已往看。蓋泥註上古二字也。

君子所以異一章

此章存心二字與後存其心不同存其心是直就心說此則言君子之所存諸心者指仁禮而言也愛人而後爲仁人愛之而後爲愛人敬人而後爲禮人敬之而後爲敬人君子存心只以仁禮便終身愛人敬人便終身人愛人敬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真真實實只一味自反直求到聖人田地并橫逆都忘了纔是什麼日子故曰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看來此章恒愛恒敬與論語恭則不侮等語意相類三自反處直求爲聖人至於無橫逆而後已此便與能行五者於天下語意相類總是求諸已功夫舜往於田以下九章

此一段劈空駕起議論無中生有咄咄逼人非孟子深知聖賢之心及通於天人之間者不能爲此言也伯夷目不視一章三子如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

大成集大成之義。蓋取諸樂。金聲而玉振之是也。凡一音自爲終始者。小成也。合衆音而爲終始者。大成也。金聲玉振。全重該括衆音上。大槩樂之始事。可以象智。樂之終事。可以擬聖。三子孔子各以智始。各以聖終者也。但三子小成。以一音爲始終。偏智偏聖也。孔子大成。合衆音爲始終。全智全聖也。三子惟知處偏了。故所至亦偏於一。孔子知無不盡。故德無不全也。故復引射之巧力以明之一中。字正應前一時字。中處全由巧上得來。問三子莫是不能中否。曰三子也。中只是每人各中一邊。孔子則箭箭中着紅心。此智之獨異乎三子也。此章之旨。全在偏全二字上看。周室班爵祿一章。

天子一位以下。凡五等。通於天下者也。君一位以下。

凡六等。施於國中者也。此班爵之制也。天子之制一

兩提起。有居重馭輕意。

節。槩舉爲君者言。而以天子提起。通於天下者也。天子之卿。四節。槩舉爲臣者言。而以本節提起。施於國

中者也。此班祿之制也。次國小國大夫以下祿皆不減。不如是無以養廉也。代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說耕者之所獲節推明代耕之義言事有煩簡而祿因以別猶農有勤惰而食因以異也言庶人在官而不及下士者意下士只等上農夫而不分五等耳。敢問交際一章。通章論交際爲行道之機見君子不必卻而以孔子爲準孔子爲之兆也一句最重。

任非爲貧一章

任爲道非爲貧也。故尊其位。富其祿。則必高其言。宜也。如有時爲貧。則但當處位卑之地。免言高之罪。而亦可少盡報稱之忠。必不可立本朝而道不行也。

士之不託諸侯一章

士有自處之禮。君當盡尊賢之道。諸侯世國是有常尊者。士不世官。是無常職者。賜卽是託。以爲不恭。卽非禮之意。犬馬畜役。所謂愛而不敬也。亟餽於始。無

餽於終兩失之矣因斷說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通章重此二句上位不當以天子之位言以爲不恭明敢問不見諸侯一章

不見諸侯在不爲臣上見正與後孔子節應通章以禮義作骨庶人不敢見禮也往役不往見義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正已以正天下皆在此其所養可知已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性無善無不善也此告子立言之意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生之謂性四字未嘗不是然不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乎故曰口之於味也云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不謂性正所以全性不謂生之謂性正所以全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也故孟子一生學問只善養浩然之氣此氣即人之生氣也其得力却全從心性上來則正此異於禽獸之幾希耳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杞柳湍水之

說總謂仁義不在性內而顯以生當之然則孟子之所謂性合仁義禮智天道言之也告子之所謂性離仁義禮智天道言之也孟子之所謂性指人之生所以異於物者言之也告子之所謂性指人之生所以同於物者言之也告子非但不識性實由於不知生耳是故生之謂性其說則是其意之所指則非孟子知言洞然曉得他開口來歷但怕他遁了去所以着白之謂白一段倒斷他然後詰以大牛與人無辨而告子始不得不窮也然終亦任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耳矣

食色性也二章

即生之謂性之意生之謂性那裏有仁義在裏頭就是仁還好說在內這也罷了義却是斷然在外底開口說義猶梧椽不及仁者尚有些膽怯在

公都子問曰一章

性其不可言者也情其可言者也故即情以言性也

是情之可以爲善者。卽才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學問之道。所以盡其才者。與。

富歲子第一章

形色天性也。故就耳目口體之同。以推及於心之同也。聖人與我同類。句是一章之主。

牛山之木一章

此章發夜氣之說。尤爲警切。氣卽浩然之氣之氣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氣與天地相接處。原極靈妙。仁義之性存焉。性發而爲情。情分而有好惡。皆此氣之爲也。善養之則浩然矣。無如人之放其良心也。然雖至牯亡之後。而日夜所息。猶然有平旦之好惡焉。則此氣生生不死之機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能於此易舍而操。以學問求其放心。則湛然虛明氣象。便與天地之氣相似。仁義不可勝用矣。此孟子示人最吃緊處。

微我所欲一章

所欲有甚於生者。即生之謂性。生字。人之生所異於禽獸者。以此人若無是甚於生者。則違禽獸不遠矣。仁人心也一章。

自杞柳章以下。總發明性善仁義之旨。至此直以盡學問。蓋當時曲學如告子輩。皆謂人性本無仁義。故孟子力言仁義為人之本心。而非由外鑠。人若求端於夜氣。使仁義之心放而復存。便千古聖賢別無神蘊。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謂人之

可無事於學問。而謂學問不能加此心之毫末。便知自有而自復之焉耳。若論聖賢功夫。只終身在學問上。除却學問。從何處求放心。孟子存心養性。全在學問上得力。存正對放而言。且由存養功夫。到知性知天處。纔是學問。究竟從古至今。豈有不學問之聖賢哉。凡孟子所云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學問之道無他。皆為當時異學。蠱起賊性。而禍仁義。故每撇開學問。指出本性來。與人看。所以一部孟子。只深造兩章語。

陽明先
至良知
之說亦
如此境
笑世儒
全無領
悟同與
紛紛也

及學問之道蓋聖賢為救世而然而非謂有性可以
無學也與論語持義小別宗風不殊學者要看得名
理真切處不可落空去了譬如明鏡光明自具夫子
却教人於拂拭上用功後人却要好看雜施青黃雕
繪滿眼本來面目全然不見所以孟子提出光明處
與人看蓋後人學問便是放心原與聖賢之學問不
同耳今世學者皆如此子輿一言中千古學人膏肓
之病求放心自當兼仁義言觀上章昧義者為失其

本心則知義之即為心矣若顧就仁說是又告子之
外義也

拱把之桐梓三章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若放其良心至於夜氣
不足以存則自賊之甚者也可謂之愛身乎下二章
皆承不知所以養之者而言小體大體是孟子初論
口之於味也五句此小體也仁之於父子也五句此
大體也無以小害大亦非定教人遺其小者但不以

爲大者之累。便不妨。故下章又發一從字。從其大體。便連那小體都做了大體了。固未嘗徇尺寸之膚。以爲愛。而亦何嘗遺尺寸之膚。以爲愛也。心之官則思。思曰睿。是通乎仁義禮智。天道之微。而不爲耳目口體之所移易者也。從其大體。便浩然之氣塞乎天地。萬物皆備於我。豈不是大人。從其小體。便所謂庶民去之。與禽獸無別者。豈不是小人。

有天爵者一章

不要把人爵看壞了。人爵原在天爵內。如三德爲大。夫六德爲諸侯。人之等數。一一與天相埒。今也要人爵。則其天爵非也。棄天爵。又并其人爵而非也。故曰。惑之甚。日終亦必亡。

五穀者一章

仁者人心之美種也。而不熟不成其美。故曰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之字是有功夫。夫字眼須加學問之工。始得到充實。而大無所往。而不爲仁。纔是熟底境界。

羿之教人射一章

須知入聖人之道者。穀與規矩何在。曰只是博學五條。所謂下學也。至於上達。則如射之中。規矩之巧存乎其人矣。

人皆可以爲堯一章

堯舜性之也。孟子性善仁義之說。主於孝弟。故卽以孝弟言之。蓋雖絕大聖神。不能於良心之外。加毫末也。通章重爲字上。

高子曰小弁一章

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之則遽怒。故曰不可磯。先名實者一章。

夫子在三卿之中。則非自爲者矣。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髡意全在名實上。孟子之所謂仁。則在名實之外。不拘拘爲人爲己之迹者也。去就之際。必有獨全本心。不可與衆人言者。末引孔子見君子難識。全在用心處。見己之仕齊去齊。亦有深

意在此也。

五霸者三王一章

天子適諸侯節分巡狩述職言省耕省斂二句畧過舉巡狩以見賞罰之權自天子出舉述職以見征討之權自天子出下只罪征討以該賞罰

魯欲使慎子一章

此章顯重一仁字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意然且不可就埋伏一道字意當道由志仁來不對

君子不亮一章

心有定見而固守夫理之謂亮惟亮方有執持盡其心者一章

孟子七篇性善至此纔露天字天則性所從出之原也此性屬在人身其實落效用處全在心上孟子推明仁義爲良心而以求放心爲學問其緊要全在此此章當以首節提過而以下二節爲功夫看兩所以字自明首節就現成說口氣一直注下不可說盡心

由於知性。盡如中庸盡性之盡。仁義禮智天道。凡心之所具者。完全不虧。這便是性天之理。靈瑩活現。息在良知上。透露處。故曰知性知天。並無等待。知卽知止。知天命。知字直與性天渾而爲一。非推測云爾也。盡心者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此是籠統說話。存心養性。方是着手工夫。在心爲存。在性卽爲養。緊要只在一存字上。前章言操則存。苟得其養。卽此存養二字。未有不存。而可以言養者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可見聖賢緊要功夫。只一存心便了。養只是就所存者而養之耳。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事有恭敬捧持之意。猶中庸問學尊德性之說。這全是着功夫處。未有不事天而能知天者也。存養正是修身。存養之極。至於妖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方。是結果精神方。是一刀兩段。學問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直是天地間把柄在我。故曰所以立命也。存養事天。至於立命方是存養之極。如

此則心無毫髮之不盡而知性知天不待言矣。看來存心二字是孟子學問得力處。知天二字是孟子學問究竟處。夫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之學其亦庶幾乎此也。朱子看書極精。獨此章大有破綻。以首節爲造其理。次節爲履其事。妖壽不貳句。分頂知天。修身以俟句。分頂事天。覺是支離。只緣淺看知字。把知性作做窮理之事。看故其說如此。不知夫子知天命却在立與不惑之後。如何作入門看。且說盡心出於知性。則存心亦可言。由於養性。耶。養字無功夫。存字有功夫。如何倒轉來。解斷不可從。使朱夫子復生。當必首肯吾言耳。

莫非命也一章

此以順受二字發明立命未盡之旨。存心養性修身以俟之。所謂盡其道而死也。雖死於刀鋸鼎鑊。終以爲盡道也。不然者。謂之桎梏而已。只是他將性命之理戕賊了。便是桎梏。雖或苟免偷生。總屬徼倖行險。

與立巖墻之下者同。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全以理言。

萬物皆備一章

此章當提一身字爲主人身耳聰目明手足強健纔快然自樂稍有痿痺血脉腫壅元氣不貫便愀然不樂矣此須是忍着痛苦針着他病痛然後元氣仍復流貫仍復快樂起來形骸之身如此則性命之身可知也萬物皆備於我矣此句重正拈出真身與人看是蓋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所謂仁也反身而誠實有是皆備者則樂矣樂卽仁之生幾也而求之則以強恕蓋不能自然而誠不強不足以幾樂也擴克得去爲恕心正所謂自身之針砭求復乎皆備之初者也。

人不可以無耻二章

耻之於人大矣人欲存心養性入於聖賢之歸非有耻曷由振焉。

附之以韓魏一章

附則原非已有也。曰自視。目中原不見有韓魏也。歆然二字消息。竟不涉韓魏。過人遠。亦不止過貪富貴之人也。

霸者之民一章

不怨不庸。不知所為皞皞也。下節即承上形容之。非有兩層。過凡聲教所及。皆是過化處。即是神存神處。即是化同流。直將天地重鑄一番。相似小補。只是逐

此子補綴

仁言不如仁聲一章

仁言仁聲。善政善教。都是好底。不可說壞了。就中以仁聲作領。分開政教兩項說。纔是善為治者。政教皆所不廢。而以得民。則政不如教。此仁聲所由起也。人之所不學一章

撇開學。慮指點。知能之良。為仁義性善之旨。躍然舜之居深山一章

通節俱說聖人之心。不以迹言。觀若決江河爲喻。則居深山一段。正以狀聖心深靜闐寂。一念不起處。不應作實事看也。

廣土衆民一章

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性之分定者也。睟盎生色。所謂睟於四肢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謂發於事業也。

孔子登東山一章

此孟子願學孔子而自發其蘊也。聖人之道大而有所學。聖人者。須從本造到大處。則成章之謂也。所謂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聖人所謂本者。天性也。孟子學問存養。至於知天。則橫來直去。左衝右撞。無一非仁義禮智之性。所以造到大處。大則自然有一段光輝發越。不知其所以然者。如人有一念之仁。便有一段藹然和煦處。有一念之義。便有一段凜然難犯處。至克實而大。無念非仁義禮智。其光輝便更不同。

言書
如孟子當日。藐晉楚。卑管晏。羞儀衍。言談氣宇。直是
陡然卓越。所謂泰山巖巖氣象。真是英發異常。則所
爲成章者。可想見矣。達卽上達之達。蓋大而化之也。
楊子取爲我一章

中無定在。舜執兩而用其中。權在斯中在也。執中無
權。非所謂中矣。楊不止害仁。弁義亦非。墨不止害義。
弁仁亦非。子莫不止害時中。弁仁義亦非。故曰舉一
廢百。若如註所云。則是舉一廢一矣。

饑者甘食一章
借口腹以形容人心之害。亦有如饑渴者。語雖不及
貧賤富貴。而意實指之。非謂饑渴卽人心之害也。嗜
蹴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是之謂以饑渴之
害爲心害也。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無爲其
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集義而浩然者乎。
不素餐兮一章

引詩不素餐兮。言當居其職。始可食其祿也。不耕而

食言不仕而猶傳食於諸侯也。用只是用其言。

孟子自范一章

居天下之廣居。雖以仁言而實該義禮智在內。所謂
統四端備萬善也。非克實而美。盡有諸已。不足言之。
形色天性一章

形色。即耳目口鼻四肢等項。所謂性也。然有命焉。何
謂命。仁義禮智天道是也。聖人之於天道也。故曰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庶民去之。幾不異於禽獸矣。

道則高矣一章

引字不發字。躍如字。中道字。皆就射上影來。中道而
立。正應前高不可及意。能者從之。見君子不能使彼
幾及也。

盡信書一章

須知自相殺也不好。仁人無敵於天下。武王之師。陳
於商郊。便不應有如林之衆。會於牧野矣。

聖人百世之師一章

全重在興起百世上。親炙句。直有俯仰神游。恨不與同時意。

仁也者人也一章

此章重人字上。仁也者人也。所謂形色天性。仁義禮智。天道即在耳目口體之中者也。以其自不可離。故謂之合。合而言之。道也。道即所謂人路也。

賢者以其昭昭一章

可以性可以反。而必不可假。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

昭也。

口之於味一章

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此連環體也。上節不說如何。是命。解在下節也。下節不說如何。是性。解在上節也。其實多了下節。只要指點明白。使人易曉。

浩生不害一章

善是根子。雖聖神也。只此善。有諸已。是實有諸已。如吾人說為盜為賊。自家便斷然信得。沒有這等念頭。

雖夢寐亦只如此如此方謂之信。然只是一念之善。到克實方謂之美。克實而有光輝方謂之大。直是仁義禮智積中發外無往而非是矣。然猶有意在。至於化則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故謂之聖。謂之神也。人皆有所不忍一章

害人穿窬所不忍不爲者也。克此念而達之。仁義不可勝用矣。仁只一路。義却頭項多。故就無穿窬中抽出其益精密者言之。克無受爾汝全在素行上說。所

以下一實字

言近而指遠一章

出之於口謂之言。措之於躬謂之道。原非兩項。故只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堯舜性者也一章

行法以俟命。卽所謂修身以俟之也。惟俟命然後謂之行法。若一營心禍福。義理上決然虧欠矣。故爲立命之學者。必俟命而後可行法。俟命纔是一刀兩斷。

論語 卷四
真正做聖賢者故曰此反之之事也。

養心莫善於寡一章

人心之外原無道心。欲非不好字。眼寡則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亦非還猖一分之謂也。

孔子在陳一章

反經經字。卽所謂中道也。中道原在人心。人所共知。其行者。故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鄉原閹然閉藏。奸邪多匿於其心。故下一慝字。

終

